

震川文集

冊四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四

壽序

朱母孫太孺人壽序

吾崑山僻在東海之濱爲吳下邑而山區水聚天地之精氣蜿蜒迴薄而會于此故士之登朝著躋膺仕者常倍於他州至於耆艾長年履期頤之福閭巷之老閨門之女子多有之嘉靖癸丑甲寅之歲間以七十稱慶者數十家以仕宦過家爲其親七十壽者亦不下三數家世稱七十古所稀況於富貴壽考兼之而在於吾邑如是者相望豈非一時之盛哉朱君恭之以進士起家爲浮梁令之三年上計京師天子擢爲尙書冬官郎將赴南都浮江東下來省其母於是士大夫循鄉俗之禮如前數十家之爲賀者又以恭之仕宦而歸太孺人年又七十也賀尤不可以後雖然予以恭之官南都於其家不越五百里畿甸之內昔之人所欲乞鄉郡以便養而有不能得者恭之不求而得之此所尤宜賀者夫士以其身爲國而使之忘其私非人情也先王之制未嘗然也旣富方穀

必也有好于而家用其人之力而忍絕其私耶古者卿大夫皆仕於封內銜使命于四方則有越境之行然亦不踰時而復而不遑將母先王所以恤之者至矣今海內爲一仕而去其父母妻子宦轍所至窮日月之出入於是乎奪其私以爲國有不能於兩得之者今恭之將行矣所以壽太孺人者非特一時鄉里之榮而已去而之南都風土之樂猶吾邑也膳羞被服宴飲之奉猶吾邑也南都之士大夫來爲壽者猶吾邑也恭之可謂兩得之也使天下之士仕於內外皆如恭之是所謂各適其性而無復行葦裳裳者華之思矣以孝爲忠孰能禦之哉孰能禦之哉

顧母陸太孺人七十壽序

凡士之讀書應舉以登進士爲榮其登進士服官受采以銜天子命過鄉閭壽其親而姻戚賓友迎延滿堂日爲供具飲酒歡宴爲樂此今之所誇以爲富貴者盡世俗以然顧子行於是得之而尤有異者始子行之先君事武皇帝爲刑科給事中是時佞寵盈朝天子日從趙李之徒不復御椒寢而前星未

耀公疏論其事及 今皇帝嗣服首進入疏以贊新治其疏在史館宜有之公之爲給事也先亦由進士爲行人蓋去君之時今幾三十年子行復起進士爲行人過家而鄉里姻戚賓友彷彿見其先人時事有下淚者而太孺人始事給事給事爲諸生以及於貴顯中更艱苦辛勤矣蓋又三十年而復見其子如其夫之貴此其所以爲尤異者顧氏世家海上公乃徙崑山之南千墩浦之上而公之族稍稍從以來散居浦之東西而公與其從父兄一時並爲黃門氣勢翕赫終不少藉以陵轢其里人是時公在京師太孺人獨以舅姑老不能從留養之其後太孺人寡居獨持門戶矣伯子子繩讀書入太學而子行最少兄弟恂恂友愛無彼我之間蓋太孺人之爲教者如此昔歐陽公爲許氏園記以爲許君以制置七十二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園不足以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唯許氏之孝弟著於三世矣海陵之人過之未嘗不愛其人也則夫前之所云亦夫人遭際之適爾不足以爲異唯太孺人之懿德施於子行之兄弟所謂駢枝連理同巢共乳之瑞於此見之而富貴壽考康寧之福歸於太孺人

者將未艾也太孺人二子一女爲今進士沈君子善之配其外孫堯俞從子游以十月二十七日爲其誕辰來徵予文爲壽予爲序之如此云

張母太安人壽序

張母太安人之寡居也其子秋官尙書郎甫七歲家甚貧不能自存太安人辟苧以爲食旦遣就傳夜則躬自督誦母子共燈火熒熒徹曉太安人苧獨精售輒倍價太安人亦自喜爲之常辟苧無晝夜寒暑以一女子持門戶備歷百艱如是者幾年秋官舉進士爲主事幾年有太安人之誥又幾年致仕歸養于家又幾年爲嘉靖二十年太安人年八十矣於是膺命秩又得其子之侍養甘脆之珍華綺之飾無弗致者鄉里以爲榮而太安人敝衣糲食辟苧自若也秋官有小過詬責之如年少時談者以太安人可以附于古之列女太安人初度之辰鄉進士鄔克忠輩二十餘人如張氏舉觴爲壽相與誦太安人之美因及其所以爲壽之說有光聞之古之善養生者務尊其生而勿撓之時其與居之節適其奉養之宜而內不傷其七情之和若處子嬰兒然故得全其天年不中道

天也太安人之所以勞其生者去其養生之說遠矣其艱辛彌甚其得數彌長莊周所謂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太安人之謂也古者尊老非直尊其年而已有德焉若太安人者可以壽矣

馮宜人六十壽序

予母家在吳淞江南千墩浦之內浦上民居數百家有寺曰延福中有梁天監時所建浮圖矗立至雲表常在數里外往來望見之健爲太守陳君德振家其下予年數歲時從舅氏過其家則君之先大夫尙少壯使二童子延予坐童子者今亦不能記其爲何人矣時君尙縣學生亡何遂鄉進士而君之母太宜人實先妣之姑也故予與君每見必執甥舅之禮庚戌之歲同試南宮君以病臥逆旅不能入試予時時候之及予南還君謁選天官時冢宰夏公試君第二檄守嘉定州嘉古犍爲郡有峨眉之勝於今天下州稱一二夏公奇君之文故處以是州云欲以變蜀之文體君果能以自見未期歲有治聲于蜀中而以外艱還不究其用免喪方上道遽疾作長逝今忽忽已五六年矣而君之婿張應仕

以宜人之壽請序於予顧念今昔有不能不慨然者矣然有可以爲賀者宜人從君起田畝早歲見夫君取高第雖蹇阨于南宮垂三十年晚以知遇釋褐得守名州往返蜀道涉岷江經瞿塘宜人常從得見天下名勝蓋吾之邑貴顯者多矣身歿未幾以藏鏹叢怨妻子乞哀於道旁君之取於利則薄矣而以壽考康寧貽于宜人以及于子孫者何可窮也予亦宜人之甥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陸母繆孺人壽序

繆孺人爲指揮使陸長卿之室長卿者故冢宰水村公之母弟也昔寧藩之亂事連冢宰長卿與母太夫人皆歿於京師孺人無錫人也歸長卿未幾而遭家難時年二十有四迄今嘉靖三十有六年於是年已六十其孫婿嚴生垂慶與余家有姻來請其壽之文余謂爲壽者不過致其禱祝之辭則爾之所能言謂若飲食燕飲婚姻子姓會聚之盛則陸氏之所自有至于女子之行不出於閨門將取其常事列之亦非文之所取又何用于余言乎雖然余聞繆孺人遭家多難盛年寡居著柏舟之節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燕燕之所美也及爾顛覆旣

生既育谷風之所嘆也予所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鴟鵂之所怨也此固陸氏子所宜述者以此爲孺人壽其可乎冢宰以書生起家至通顯嘗將百萬兵自山東追巨盜過江殲之于狼山師還過吳所將天下精兵皆在吳門鄉人縱觀嘆息長老至今傳之及掌銓衡凡十年士大夫輻輳其門當是時長卿負其兄勢甚赫奕也一旦掇危禍蹈不測之淵賴天子明聖終保全其家然如寒林巨木更嚴霜之後生意幾盡矣物盛而衰衰久而復此天道之常冢宰詩書之澤尙綿綿不絕今三十餘年子孫必有能復其始者孺人當及見之陸氏子曰丕者余從祖姑之夫曰欽若恆若者皆余姻友也生其并以余言示之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序

予友鄭君伯魯少遊莊渠甘泉二先生之門晚與唐以德爲友居於郡城士大夫皆崇尚之今年十二月某日奉其母太夫人唐氏爲八十之壽予與伯魯同爲魏氏諸倩內家諸弟多從伯魯學者於是濬甫來請余爲太夫人壽序蓋唐

氏長洲望族而鄭自華原王以來數百年爲簪纓世家予以魏氏之運常有女婢往來數能道太夫人之德而伯魯循循學道日致孝養有人子之所難者世俗之所慕豔惟一時之輝華顯奕而家門之內多有虧敗其於所得於天之數往往不能以全而鄭之和氣獨鍾萃於一門蓋伯魯之尊人與太夫人皆高年在堂伯魯夫婦偕老今年六十而其子已有孫於是鄭氏五世矣父母夫婦兄弟子孫皆全天倫之樂求之於世蓋無有也以伯魯之才使之用於世可以致顯仕爲不難顧以拙於時而獨重於鄉里之間然豈以此易彼哉予賦命窮獨伯魯之所有無一全者如溺者於岸上之人飲酒嘯歌舉首望之何以爲情故於濬甫之請非敢爲賀書所見而已是爲序

張母王孺人壽序

上海張莊懿公之孫繩武其室曰王孺人能以孝慈儉勤成其家教諸子皆已有立而次子仲謙亦旣舉於鄉矣今年孺人六十以某月日爲其設悅之辰其外弟秦君光甫將往爲壽而請序於予蓋孺人于光甫爲其舅之子而莊懿公

之子婦爲尙書旅溪朱公之女實孺人之姑而光甫之姑子也孺人姑婦於光甫皆爲女兄以重親故比他族尤懽光甫嘗有家難親舊稍自引去孺人恩卹之不異平時光甫是以不能忘及仲謙光甫皆試春官又相愛也秦氏崑山名族然光甫乃上海來徙去孺人之居百里而遙而時節問遺慶卹未嘗乏絕夫古稱睦於父母之黨以爲孝而教民以三物有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其不能者刑以糾之而不婣之刑與不孝同尙書九族之稱爾雅三黨之號親親之義同歸於厚焉天下之勢常自近而遠而君子以厚道教天下每由其遠以思其近故族兄弟之別非一本之父道則其始一人而已外兄弟之別非一本之母道則其始亦一人而已先王教天下以孝而忍自貽其薄乎故君子觀孺人之施于秦氏而可以知其家風松江去吾邑不遠然豈所謂百里而不共俗者歟吾蓋有歎焉今少保徐公之夫人旅溪公之外孫女也光甫之往京師夫人執甥舅之禮甚恭以此知兩尙書故家之遺風如此光甫之往爲壽也宜有萬世景福之祝而予獨著二姓往來之好本孺人之厚德蓋序其所以然者當如此云

王黎獻母楊氏七十壽序

聞之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古之君子脩其孝弟內以事其親外以友於鄉人其心一而已矣吾以其所以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人以其所以友於吾者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蓋至於今之世先王之禮無復有存者矣而末俗之所尙相與爲壽以爲能孝愛其親古無有也雖然壽人之親者豈非所謂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歟壽吾之親者豈非所謂人以其友於我者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歟古有養老之政退脩之以孝養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能入孝出弟民知入孝出弟尊長養老而後教成今世所謂爲壽者若禮然而不容已推是心也豈不能修其孝養歟羅氏之獻鳩司徒之保息行葦之忠厚豈不由此而出歟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古豈異於今歟王黎獻之母七十而爲壽其與之友者之壽之也而問於予曰今世之所行若是也合於禮乎予是以論之如此黎獻菽水以養能得其母之懽心而母亦能成其子之志令與邑中賢豪遊門外多長者車

轍時時爲具飲食有陶母截髮之風蓋與之友者之稱之如此其壽以戊申十一月朔孺人之誕辰進觴於黎獻之家者若而人壽黎獻之母如壽其母也其爲黎獻之友者如此噫可以觀古之教矣於是乎書

沈母邱氏七十序

吾觀於古者王教脩明內外順治閨門之事皆可歌詠而傳道之有如執懿筐治絲綌抱衾裯星爛而起春日微行登岡阜而采卷耳遵水墳而伐條枚此婦人女子之常而事之至微者矣然而幽閒貞靜之德隱然寓于其間而足以章明王者之化是後女子之於史傳罕可紀述必其感慨激發非平常之行乃能重芳烈著美名於後世不獨三王之治不復見抑亦後之人喜異而忽其常也予友沈伯庸之母邱碩人平生不出一畝之宮辛勤拮据俛首於女紅者今七十年固夫人之所謂平常之行吾不能求夫赫赫者以稱碩人然推其道而充之豈非所謂盛德而王者之化其何以過於此予於碩人之行要未能悉而獨與伯庸交伯庸偉然直諒君子知其有賢母也伯庸抱奇久不遇於世予與方

思曾皆伯庸之友又皆不遇則嘗以相憐既而同舉於鄉則又以相慰自是三人者有喜事恆相慶也碩人於九月某日誕辰思曾告予相率隨伯庸以拜於其家予於是爲之敘以道碩人之所以賢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予敬之所欲言者而予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弈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蓐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煢煢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頽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

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
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
以賀與予之所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陳母倪碩人壽序

嘉靖十四年予讀書邑之馬鞍山陳君仲德爲之主人其待予有禮所謂公執
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陳氏有焉予嘗媿之當是時陳君家饒財兄
弟相友愛公私之事悉力無所推避嘗所推於其弟者千金不惜也推本其故
蓋其內之賢有以致之如此明年予應貢入太學遊兩京過齊魯燕趙之郊所
至必問其風俗而與其地之人遊然後而知山野敦朴之老如君者爲可思也
蓋其文愈盛其實愈衰所行愈遠而所見愈不足雖然退而返其鄉猶是也豈
其數十年之間風俗之變耶抑其人之孝友重義皆不如陳氏耶抑陳氏之內
之賢者果有以異於人耶先是陳君兄弟亦以謝世獨二母與諸子居而陳君
之室倪氏於是年七十其子太學生簡卽從予馬鞍山者也來請予文以爲母

壽予思陳氏之厚求之於今而不可得而簡之母與陳君同起家能相夫以成其友愛而致其和樂非其內之賢者耶今數十年來吳民困於橫暴之誅求富家豪戶往往罄然而陳氏之力有不迫於其先人者然其母之賢與簡之恂恂孝謹不隨俗而變者是其所以爲家之肥者也昔予主陳君雖稱其厚而亦厭其積貯之爲累使遂刊落而俾其子一意於詩書之好而從事於清遠閒淡之中簡之學當日有得矣雖然至今而可也古者養老之禮燕飲之節莫不有孝弟仁義之道於其間非徒飲酒獻饌而已故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吾觀簡也學曰至於近而異於世俗之所爲壽其親者於是乎可以書矣

朱碩人壽序

朱碩人爲尚書旅溪之女張莊懿公之子婦碩人生長富貴公舅並爲六卿兩族光顯矣旣而與其子太學君客京師又得今少保徐公爲之子婿而女封至一品夫人碩人旣已承藉貴盛及其季年又發祥於其女子而往者其孫仲謙復舉於鄉今年躋八十少保與夫人間遺餽贈歲月有加鄉人是以榮之余友

秦進士光甫之姑旅溪尚書之夫人也碩人于光甫爲女兄先是光甫之先人嘗以註誤幾毀其家親族往往棄去而碩人恩勤備至故光甫每稱碩人之德其于仁孝藹然也光甫又言碩人在公卿家不能爲閭巷女子治生纖嗇之事獨其平生莊靜推其孝慈以洽於九族豈非所謂盛德者耶由此言之人之居富貴能享之終始不替也非獨天命亦其盛德有以當之也世謂婦人以能治生爲賢然如先王之教亦使足以供婦事而已若如巴寡婦蜀卓氏之徒直貨殖之流何足道哉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又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可以想后妃夫人幽閒貞靜之容矣歲之某月日碩人降誕之辰光甫來徵余文以爲壽昔少保嘗家居或以余文相示特謬加獎誘以爲可與進於古人今踰一紀余落然無所遇而公方在日月之際使人有異世知己之歎因光甫論碩人事益知公內德之助昔詩與春秋稱公侯夫人必言姬姜其原本於碩人尤不誣云

朱君顧孺人雙壽序

朱君官於閩者三年壽六十而其內顧孺人先君一年生其子上舍某縣學生某欲爲孺人六十壽而不敢先也遲之以俟今年而徵予爲其夫婦雙壽序以致之於閩吾鄉之俗五十而稱壽自是率加十年而爲壽凡壽之禮其饋贈燕飲必豐又徵其學士之文詞詩歌傾其國之人無不至者此固居於其鄉者之宜若夫仕則有王事焉且又不當以稱老固宜無及於此矣然古之君子在位而能宜其人民則百姓歌思而祝頌之不獨贊其令德愷悌必祈以壽考而黃耆眉壽之形容想見於車馬衣裘之間可謂盛矣由此言之仕而爲壽尤宜也吳與東甌在三代時賓於蠻夷吳有太伯虞仲之風其後頗與中國之會盟至秦已爲郡縣而閩懸隔東海元鼎間橫海樓船兩將軍軍出武林白沙石邪始建東粵迄今數千年俱爲天子內地文物之盛無異鄒魯凡閩人之仕於吳與吳人之仕於閩猶東西州也君優游臺幕非有民社之責而妻子兄弟懽然以官爲家歲時飲酒上壽如不出里閭之間豈不真可賀哉抑君之政事足以宜其人民而紀於閩之士大夫者閩之人皆知之無俟於余言也獨惟君與孺人